

# 青衣花旦



中国华侨出版社

QING YI HUA DAN

西飏 著

我们都是—些

寂寞者

我们的遭遇很艰苦

很偶然

离浪漫很遥远

我们没有值得

苦守一生的东西



0103723

7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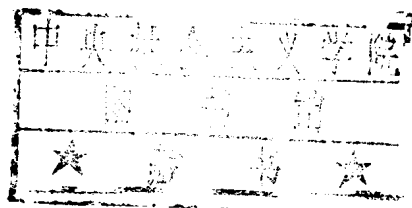
133



\*201037234\*

# 扇观察 青衣花旦

西 颀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衣花旦/西飏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后观察文丛/王伟芳策划)

ISBN 7-80120-388-7

I. 青… II. 西…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088 号

● **后观察文丛**

青衣花旦

著 者/西 飏

责任编辑/牧 晴

装帧设计/渠 岩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50 千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80120-388-7/1·64 定价:18.00 元

## 西颺的小说

让我们从《青衣花旦》开始认识西颺。“舞池中，唯独两个姑娘，她们相距很近，正缓缓地舞蹈，因为两个人的形体实在是有很大的相似，有时她们就像是一个人，一个站在镜子前独舞的女子和她的影子。她们差不多一样高矮，胖瘦也一致，而且她们沉浸在相同的情绪中，进行中的舞蹈显然属于她们的独创，是纯粹的自由发挥，舞蹈的过程始终是相互模仿和追随。”这是一种非常细致而富于韵味的笔法，对两个舞蹈着的少女的细密描摹，就如一个人在抚摸着—件珍藏，它的基调是安宁的、平静的，字里行间看不出丝毫煽情的成份，但是某种欣悦、温婉的情绪却自然而然地洋溢开来，构成了极强的感染力。看得出，西颺在语言上具有非常好的形式感，“很近”、“相似”、“影子”、“一致”、“自由发挥”、“模仿和追随”，这些词不经意间构成的句韵，使《青衣花旦》的小说语言像—首调式轻徐，节奏舒缓的乐曲。我很欣赏西颺对语言的这种控制能力，这是一种细腻、优雅，富于文人韵致而又有极强感染力的语言。

西颺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很少纵览人物—

生，很少涉及人物在长时段中的大开大阖的命运，他总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摄取一个片段，如《圣诞时光》中的“过圣诞”，《聚散》中的“旧友重逢”等，将一个片段放大，突出这个片段的在“感觉”上的意义，因而，从小说素材上看，这样的小说似乎气势不是很大，格局比较小，但是从小说的题材上看，西颺的小说，气象很大，他是那种能将小气势的素材写成大气象的小说的作家。如《夜游》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写了主人公少时夜游症再度发作，主人公窥视对面楼上的女人，主人公侄女受到裸阴癖患者的骚扰，这里既没有出现人物命运的转折，甚至连波澜都没有，但是，这篇小说将人对自己的怀疑（主人公怀疑自己就是侄女遇到的那个裸阴癖患者），对他人的怀疑（主人公的哥哥一直保留着主人公卧室的钥匙，主人公怀疑他的侄女在做见不得人的生意），对别人的好奇（主人公用望远镜窥视对面楼里女人的生活），生活中的失控（主人公化装成裸阴癖患者）等等写得非常真切，读完小说，我们不得不说作者是窥破生活隐秘的高手。

从这个角度，我说西颺的小说非常大气，不单单是就西颺小说的主题学意义而言的，还是指西颺小说在总体氛围上的独特气韵。西颺非常善于制造气场，这种气场，在听觉上是悠扬的，回环的，在视觉上是折光的，荫蔽的，在触觉上是柔和的，轻润的，它和某种隐秘，某种直觉息息相通。几乎西颺的每一篇小说都和这种气场有关，这是西颺最独特，最有魅力之处。

这种气场来自作者的生活感受能力，西颺不是那种单纯凭想象写作的作家，他总是将真实的自我毫不遮掩地展示在小说中，它让我们看到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切的经验，让他

### 3 / 西飏的小说

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直觉直接进入作品，而且他有极强的还原能力，他将这些都还原到了可触可摸的层面。这使他的小说气韵悠扬，读来回肠荡气，给人以独特的美学享受。

西飏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常都很特异，有的是独身者，有的是风尘女子，有的是发廊女，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西飏都将她们写得非常美好。《青衣花旦》中的“青衣”和“花旦”，她们身上没有一点放纵、艳俗，相反却有一份清新、纯情和寂寞，让人顿生怜惜；《当孤独遇到寂寞》中的祁虹是一个独身女子，莫名地将自己交给了来历不明的黄毛，但是，这份交付竟然是那样简单、明净，不带丝毫的杂质，让人隐隐生疼；《床前明月光》中的纯子是一个发廊女，但是纯子的身上却没有丝毫的风尘相，没有铜臭味，就如她的名字一样，她纯真、透明，有着城里女人所没有的对丈夫的呵护与遵从，她的乡村气的勤劳、知足、感恩，如今在城里女人身上是难以见到了；《聚散》中，三个女主人公葛樱、邱鸿、袁绒，可以说都是“问题”女性，但是，她们在西飏笔下依然是那么地可爱。西飏笔下难以见到反面形象的女性。女性这个词汇在西飏的笔下被不知不觉地美化了。但是西飏笔下的被美化的女性并非传统小说中那种单纯的贤妻良母（女圣），而大多倾向于具有性意味的“女人”（女色），如《青衣花旦》中的青衣和花旦，她们在小说叙述人章苇的观察中充满了性魅力，她们是欲望之爱的对象，《聚散》中邱鸿、葛樱等也是如此，小说中的叙述人“我”是从爱欲的视角来描写邱鸿、葛樱的。

联想到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其中的主人公C太太是一位娴静高雅的贵妇人，这位C太太在四十岁时死了丈夫，从此过着清心寡欲

的生活。在赌城蒙特卡罗她遇见了一位失足赌场后彻底绝望的青年，她以母亲的爱心不顾一切地尽力去拯救这个陌生的青年。她把青年送到旅馆时，绝望的青年一把将她拉进了房间，她以拯救生命的精神顺从这个青年，第二天安排他回自己的家乡去。青年无限感激地和她道别。她的拯救意图可以说是圆满地实现了。但是，就是在此刻，她却感到万分地伤痛与失望：“……我所失望的是，我只说出了——一个愿望，要他转回家去，而他竟卑顺畏敬地立刻依从了我，却不曾……不曾有过一次企图……我失望的是他敬畏我，只是因为将我认作了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圣者，……而没有……而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女人。”茨威格写出了女性在男人心目中的两种形象（母亲和情人）的错位以及女性在自己维持这两种形象的过程中的矛盾。

的确，女性形象在男人的视角中有两种，一种是女圣——母亲——精神爱的对象，另一种是女色——欲望爱的对象。因为中国道德主义传统的影响，大多数中国小说习惯于将女性放在女圣的角度加以歌颂。

而西施有自己的特点，他在欲望爱和精神爱之间保持了某种微妙的平衡，他在女性那里试图获得的更多的不是简单的性，而是一种“温情”，虽然这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的。也因此，我们在西施的小说中会读出一片又一片温柔的情韵，西施的叙述格调中蕴含着一种女性般的温婉的爱的气息，西施在将现实生活感受诗意化方面具有极大的天赋，我们看到西施对生活的感受是诗意的，充满了诗歌般的情感张力。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施的小说是极为生活化的，他是一个体验型的作家，他的小说取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极富生活气息。

## 5 / 西飏的小说

我想，西飏在骨子里是一个需要温情的人，他在情与欲的两极中常常是暧昧而温婉的，他身上有着一一种古典时代的情感主义的气息。《聚散》、《青衣花旦》等等都是如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西飏就是写什么“爱情”，初看西飏小说似乎充满了“情”，但是，如果从传统的“爱情”的角度细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是兑满了水的，西飏重视的似乎不是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而是相互温暖、相互需要的爱欲。

西飏在《当孤独遇到寂寞》中写道：“一个女人，倘若长时间以单身的形式出现，由于缺少具体的事实参照，譬如男友、丈夫、孩子等，她的年龄在周围人的眼里就会日渐模糊。邻居们不知道祁虹曾经有过的经历，也不了解她的现状。她看上去有些怪，但又怪得没有实际内容。”其中关于“一个女人，倘若长时间以单身的形式出现，由于缺少具体的事实参照，譬如男友、丈夫、孩子等，她的年龄在周围人的人眼里就会日渐模糊”，“怪得没有实际内容”等论述真是神来之笔，没有对生活的特殊悟性，是写不出这份感觉的。我们许多人对独身者可能都有这种年龄上的“模糊感”，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参透这其中的机理，而西飏，一段随意的文字常常就能让我们感到豁然开朗。

还是在《当孤独遇到寂寞》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说，什么是孤独？什么又是寂寞呢？”祁虹望着天花板问。

“我看差不多。”黄毛说。

“孤独，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很冷清的样子。”祁虹说。



“那你再说说寂寞是什么？”黄毛说。

“寂寞不一定是一个人。”祁虹说。“寂寞就是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说到最后我还是觉得一样。”黄毛说。

“不一样。”祁虹说。“这当中有差别，虽然差别很小，是几乎看不出的差别。”

“我看你是电视看得多了，”黄毛说。“跟着在胡思乱想吧？”

祁虹叹息道：“算了，你不懂！”

黄毛质问道：“你说我什么不懂？”

“不懂就是不懂，说了也是浪费。”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孤独，而你呢，是寂寞？”

“我觉得，先前我是孤独，而现在碰到你，便是寂寞了，你说这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祁虹说。

这里，西颺对“孤独”和“寂寞”的区分实在是非常漂亮的，而对主人公祁虹“先前是孤独，现在是寂寞”的分辨更是入木三分。这是西颺小说的特征：对情感状态的细腻区分和把握。在《床前明月光》中，西颺将纯子对东平的爱情、亲情、情欲、感恩等复杂的情感内容写得含蓄、隽永，在《河豚》中西颺则把主人公之间在友情与爱情之间滑动的微妙的情感心态传达得惟妙惟肖。

西颺的小说格调是南方的，一种海派的江南的文体特征非常明显。也许他永远不会写黄钟大吕似的作品，他的小说也不会给人以苍凉、悲壮的感觉，西颺的风格是南方的，甚至是有的一些婉约和细密的，他善于将绵绵密密的意绪传达得委婉、悠扬，一如夜风中的袅袅琴声，又如春天里的纷纷飘絮，你可以把捉那霏霏扬扬的思绪，却无法说清到底是什么

## 7 / 西飏的小说

感染了你，这里一切都是在生活的深处生发出来的，你感觉到了一些感伤，一些幽悒，一些无望，但是当你真的伸手去拽这些感觉，又似乎没有。

这就是西飏，他的对人间世事的微妙的洞察力，已经天衣无缝地像雪花溶解于水一样地转化为温婉、含蓄、优雅、细密的审美意绪。

葛红兵

# 目 录

西廂的小说 .....	葛红兵 (1)
青衣花旦 .....	(1)
圣诞时光 .....	(32)
聚散 .....	(51)
当孤独遇到寂寞 .....	(75)
夜游 .....	(91)
河豚 .....	(108)
昙花一现 .....	(185)
时停时下的雨 .....	(202)
闭上眼睛 .....	(215)
美人鱼 .....	(238)
树林 .....	(255)
平常心 .....	(292)
寂静之声 .....	(311)
床前明月光 .....	(323)
与张钧的对话 (代后记) .....	(355)

## 青衣花旦

舞池中，唯独两个姑娘，她们相距很近，正缓缓地舞蹈。因为两个人的形体实在是有很大的相似，有时她们就像是一个人，一个站在镜子前独舞的女子和她的影子。她们差不多一样高矮，胖瘦也一致，而且她们沉浸在相同的情绪中，进行中的舞蹈显然属于她们的独创，是纯粹的自由发挥，舞蹈的过程始终是相互模仿和追随。唯一可以将她们区别的是她们的服饰。在这个季节，姑娘们都换上了裙子，款式都是低低的小圆领，无袖，裙身直筒，在腰的两侧各有一褶盖，裙的下摆随各人爱好，一般不低于膝盖。虽然都是裙子，颜色和料子各异。其中一个姑娘的裙子是近乎黑的深色底上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金黄的葵花，圆润的花盘，奔放的花叶，仿佛是夜空中的焰火。另一个姑娘的裙子则是相反的风格，蓝印花布，最普通的蓝底上面是本白的图案，图案细致工巧。所以，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两个舞蹈着的身影也是若隐若现，只是在一些短暂的刹那，她们之间的区别才昙花一现，于是她们可以被分别命名为青衣和花旦。

没有人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站到舞池中去的，青衣花

旦的舞蹈好像无始无终。舞池中央上方的球形灯旋转着将五彩的光投向四方，音乐从角落飘浮而来，和空气里的尘埃混淆在了一起，音乐也是无始无终的，不知不觉地回到先前的某个时间，相似的旋律和音符又重新开始。青衣和花旦的舞蹈其实和音乐并没有明确的关系，眼下的舞蹈和音乐不过是偶然的并列。舞蹈中，青衣看着花旦，花旦看着青衣，但她们只是注视对方的身体，目光交错但从不对视，她们关注的只是各自的形体，既是在努力响应对方的每个动作，又好像尽量取得领先一步的优势。她们的动作介乎放浪形骸和超凡脱俗之间，既是相互膜拜又是完全的自我陶醉。

这是在一家中档宾馆的四楼，舞厅连着咖啡厅，咖啡厅边是吧台。宾馆地处市区边缘，生意一般。天刚黑的时候，咖啡厅里还有零散的几个客人光顾，后来人渐渐离去，只剩下最后来的章苇和小豫，再要找人，就只有吧台当班的溜溜了。小个子的溜溜戴一副近视眼镜，他是大学生，到舞厅打工是勤工俭学。短短一个月，溜溜已经能熟记近百种酒名和四十多种配酒方法，并且知道了许多在学校无法了解的事情。此时，溜溜正在擦拭悬挂在吧台上方架子上的酒杯，每擦完一个，他都要对着头顶的射灯照一下，检验玻璃的透明程度，溜溜喜欢酒杯没有任何瑕疵。溜溜所在的特殊位置，使连成一片的舞池和咖啡厅尽在眼前，他虽然看不清坐在那里的章苇和小豫，但他可以确信他们正进行中的话题的中心，不然他们的目光为什么要不时地朝着右边舞池呢！想到这里，溜溜在心里骂了一句脏话，而恰好此时章苇朝溜溜看了一眼。

然后章苇问小豫：“啤酒还要吗？我让溜溜再拿两瓶过来？”

“行了，你给你自己要吧，我不能再喝了。”小豫的座位正对着舞池，黑暗使他可以放心地欣赏那两个姑娘。

“怎么样？”章苇说，“有点动心了吧？”

“没有的事，”小豫立刻加以否认，他身体的脖颈与肩膀联结的部位正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着，然后他又说：“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人说，街上的女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们是干什么的，是良家妇女，还是另外那种，都是明摆的。可很多时候，我觉得她们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明显。你觉得呢？”

章苇啤酒正喝到半口，不禁笑了：“那是你，成天躲在家里，当然没有经验。说给你听吧，我现在眼里看出去的女人，她们上下全都是一丝不挂，浑身赤裸裸的，她们所有的一切包括她们在想些什么我都一清二楚。”

“得了！”小豫说。

“你不信？”章苇的口气好像马上就要打个赌似的。

“你的意思我知道，”小豫说，“你无非就是将你看到的女人全都当作妓女罢了，这只是你对她们的态度，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忽然，从舞池的方向传来动静，花旦和青衣不知何故笑了起来。章苇和小豫一起朝那里看，只见青衣和花旦几乎同时将各自的鞋弃在一旁，两人都改作了赤脚。赤了脚的花旦和青衣继续舞蹈，两人同时伸出手，掌心相对，不停地摆动，就像是站在一块玻璃两侧，两人几乎贴在一起了，却始终没有完全接触。两双赤裸的脚在地板上跳跃着，构成了眼花缭乱的画面。

章苇打破了短暂的沉默，说：“就说那两个吧，你觉得她们是干什么的？”

小豫说：“刚开始我猜她们肯定是那种女人，可现在我有些说不上来，我觉得很难说。”

章苇忍不住笑了：“才喝了半瓶啤酒你就开始幻想了？你把你遇到的女人都当作你想象中的样子。”

“喝酒喝酒。”小豫将杯子举起来，在章苇的杯沿上碰了碰，便将自己的酒喝完，他明白在某些问题上和章苇较量永远都只能处于下风。小豫将杯子搁在桌子上，刚在椅子上坐好，见章苇已经往他的杯子里倒酒，小豫急忙去拦，酒已经倒了半杯。

章苇的上身朝小豫倾斜过来，在他的耳畔说：“你说吧，如果让你挑，你准备挑哪个，青衣还是花旦？”

小豫避开章苇咄咄逼人的目光，坦然地回答：“哪个都不要。”

“别装了，”章苇说，“开始还吵着要回去的，看到她们在那里，简直就像着了迷似的。还说哪个都不要呢！你这个人真是太压抑了，实在是扭曲啊！”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走呀！”小豫做出要离开的姿势。

章苇连忙用手按住小豫，道：“别装得像真的似的，就算是我留下的好不好？”

小豫说：“你这家伙是不是喝多了？”

“就算是你和我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出来换啤酒，今天我也醉不了。”说话间章苇摆了摆手，这动作正巧给吧台后的溜溜看见，溜溜疾步过来，问：“再拿两瓶？”章苇伸出一根手指，说：“一瓶够了。”“一瓶。”溜溜向章苇复述。转眼间，溜溜就将啤酒拿来了，起开盖准备替他俩倒，章苇说：“自己倒，自己倒。”他朝舞池那里瞥了一眼，问溜

## 5 / 青衣花旦

溜：“新来的？”溜溜点头，说：“怎么样？”章苇没回答，而是将手背向外一拍，将问题丢给了小豫：“怎么样？溜溜在问你呢？”三个人一起会心地笑了。

溜溜回到吧台，从柜台下面取出藏的酒杯，杯子里装有两盎司 XO，是溜溜专门给自己留的。溜溜已经一个月没拿到工资了。酒吧和舞厅虽属于宾馆，但由个人承包，客流稀少，自然入不敷出。付了押金的承包人见每况愈下，又回天乏术，已经好些天没露面了。溜溜估算了一下，到月底他可以将柜子里这瓶最好的 XO 喝完，那么他至少可以保证第二个月没白干。

“我猜你一定会选那个青衣，我敢保证。”章苇说。

小豫没有回答，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其实，”章苇说，“刚才就当你在心里揣摩她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女人的时候，就是在考虑可以不可以喜欢她们。当你发出疑问的时候，就是你动心的时候。我问你，为什么不可以呢？你不该想那么多，管那么多做什么？在那里不停地在扭动的就是两个女人，两个迷人年轻的姑娘，秀色可餐，让你动心，心跳加快，血管膨胀是不是？凭这一点就够了。我猜你一定会要那个青衣的。我保险不会猜错的。她身上有许多符合你要求的特征，比如她那种忧郁的气质，非常适合谈情说爱，不是吗？脸上看上去藏着些秘密，心里肯定会有一些可以掏出来分享的痛苦。她的表情多么感伤，包括她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她做出来就令人既同情又感动。如果你编一个故事给她听，她一定会从头至尾静悄悄地坐着的，说不定还会落几滴同情的泪花。青衣，青衣，你看我们给她的名字多合适，也许她自己的名字还不如我们随便给她起的那么好呢！如果你和她认识了，你一定会给她写信，像



青衣这样的女孩子一直都渴望有人给她写情书，只要你写的她全都会相信。如果你今天认识她的话，我劝你带她去唱歌，找一间小的歌厅，你先听她唱，让她把最喜爱的歌全都唱一遍。你听她一个接一个唱，同时可以想象这些歌原来就是她唱的，歌里唱的也就是她的事。而后呢？接着该你唱了，挑那些最能感动人的歌唱吧。然后，你们发现通过歌声，你们已经相爱了。”

小豫静静地听章苇说完，然后轻声问：“那么你自己呢？”

“我？”章苇长叹一气，“我堕落了，我已经没有这样的好情调了，让我挑两遍都会挑那个花旦。坦率地讲，青衣要比花旦长得好看些。青衣差不多就是一个美人了，而花旦如果在以前我根本就不会认为她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可现在，我觉得花旦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不多不少，恰好是我要的。而青衣，她身上的内容太复杂，太多的东西是多余的。”

说到自己的堕落，章苇总是显得神采飞扬。他深深地吸了口烟，并将烟在口中含了一会儿，然后松开嘴唇，将烟释放到了空中。接着他将烟掐灭在烟缸，抬头对小豫说：“我去和溜溜说一下，怎么样？”

“不行，”小豫说，“我得赶回去。”

章苇盯着小豫看了看，没再说话，他好像看透了小豫，起身离开朝吧台走去。小豫看见章苇和溜溜凑到一起在低声商量着，然后他们的目光便转向了舞池。恰在此时，音乐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舞池中，青衣和花旦在寂静中继续舞蹈，屋顶的球形灯也依旧默默地转动，让人觉得好像是在看一部无声电影，这时是场与场之间过渡性的衔接，电影中的角色